


歸震川先生

晉江張夏鍾先生評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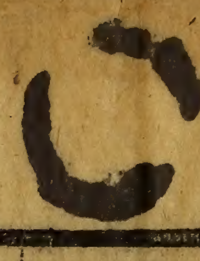
明五大家集

宋文憲先生　方正學先生
王遵巖先生　唐荊川先生
歸震川先生

視古堂藏版

總序

文所以明道也古之聖人急于明道不得已而有文其道明文雖未至無害乎其傳也其道未明文雖至



無益乎其傳也韓非商鞅呂不韋之徒其文奇矣其道則非莊周列禦寇楊雄王通於道似有得矣而其文爲弔詭爲艱深爲僭妄

均非其至者自周秦以降上下數千年間文至而道或不至焉有之道至而其於文反不至焉無矣世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

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勤而愈不至方希直先生云求學術于三代以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所謂宋爲上者指周程朱張四子言

也六經語孟之道得四子
而始大顯然自明至今士
之好周程張朱之文常不
勝夫好韓柳歐蘇王曾之
文者是可嘅已今夫韓柳

六君子之文至矣無以復加矣然其文之所述有純有駁有是有非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于此乎

在焉退之原道一篇漢唐
以來絕調也尊孔孟特至
其餘諸篇與子厚永叔輩
所引孔子孟子至與荀卿
屈原楊雄李斯並稱永叔

且先荀後孟晚年作本論方知荀說之謬子由亦云晚而始讀孟子然後縱觀百氏而不亂先儒謂韓柳諸君子知孔子不知孟子

蓋爲學而不知孟則其知
孔非真知也兩漢之文賈
董爲上退之絶口不道所
亟推者司馬相如太史公
班固耳其去取何偏也明

允以山林而談兵曰權書曰衡論其命名已非至其論諫則曰龍逢比干無儀秦之術不獲稱良臣子瞻以湯武爲篡弒以伊川爲

姦邪以荀彧爲聖人之徒安石上仁宗書曰先之以征誅而後得意且援文王孔子爲證而又以佛老爲聖人諸如此類皆儒者所

不敢言亦不忍言蘇氏王氏獨言之而不忌甚矣言之難純也六君子且然而況其下者苟徒取其文之奇妙而不復議其理之是

非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也其可乎夫韓柳六君子之文未知孰與周程四子之文嘗竊比之聖門顏子未敢輕擬周程朱張庶幾

冉牛閔子善言德行者乎
韓柳歐蘇王曾則宰我子
貢善爲說辭也孔子曰以
言取人失之宰予又曰是
使賜多言也然則二子之

言亦孔子所不滿者乎尚
論有明之世其能爲古文
辭者不下千餘若其質之
程朱而不謬繩以韓歐而
不悖者吾得八人焉曰宋

景濂王子充方希直李賓之王伯安王道思唐應德歸熙甫之入君子者節義事功俱未暇論觀其著書無一言之不合于道者不

亦彬彬乎游夏之選與王
道思序應德文以應德比
子游當時未有非之者余
進八君子于游夏之列其
亦可無媿也嗚呼文之美

惡人之好惡存焉人之好
惡道之廢興寓焉余非敢
抑韓栁六君子而揚宋王
八君子也道與文之所在
有不可誣者余又聞先儒

陸象山之言曰宰我子貢其才智俱高游夏一等則余於韓柳上六君子未爲抑也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晉江張汝瑚夏鍾氏撰

也今

余於韓柳六君子未嘗心

其才智俱高游夏二等則

匯象山之言曰宰我子貢

康熙貳拾壹年

晉江張夏鍾先生評選

宋文憲先生集

溫陵書林梓行

康熙貳拾壹年

晉江張夏鍾先生評選

宋文憲先生集

溫陵書林梓行

序

古之言學術者必進攻其師友之淵源與其鄉學之統緒而後可尚論其人以知其學之由來不可涯涘

也金華自呂成公之後歷
何王金許四先生代有文
人宋公景濂生于其鄉亦
旣羮牆在望矣初受業立
夫吳氏之門旣復私淑正

傳吳氏子長張氏吳氏長
于經張氏長于史公兼二
氏之長更因許氏門人討
論道學之旨而究其極公
不亦恢恢有餘師哉當其

時發有兩大儒待制柳公
道傳侍講黃公晉卿學者
尊爲北斗公負笈從之遊
兩先生辟咡詔之咸嘆服
公文以爲必當名世蓋公

之於師也取之若東海若之蹄涔日乞而日不厭有如此者嗚呼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歟公

起布衣遭遇明高皇擢居
禁職操觚秉制悉稱上旨
寵靈所被溥傳汪洋前古
所未有也昔武帝之于司
馬相如神宗之於蘇軾徒

嘆賞其文耳史氏且艶之
若夫始稱爲君子終許爲
賢人高皇于公之外無聞
焉傳曰知臣莫若君君信夫
公自以受知于上深精白

一心以承休德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上有所問雖瑣屑必以實對嘗曰君猶天也猶父也其可欺耶夫君以恩遇下臣以誠事

上上下之間交盡其道倚
歟休哉古之君子一時之
事業天爲之人不能期之
一代之文章人爲之天不
能限之公在朝十九年坐

論日久其績載旂常功施社稷者更僕未易數當在山中時詎意其有此耶至于生平著作由其氣充而學富遇觸即發有叩必應

所爲主六經而奴百氏者
吾嘗操彼之柄以役之而
不受彼役蓋自公之文一
出而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無不在其範圍中嗚呼何

其盛也余又聞故元歐陽
文公之言曰余在翰林久
海內之文無不寓目者求
如宋君何其鮮也夫翰林
所讀者金匱石室之藏耳

翹至海內人士之文而[illegible]
遍觀焉此其虛懷好賢爲
可尚也余序公文旣遡其
師友之源流復美其君臣
之一德并述歐公之言如

此蓋欲使讀公文者得以論其世庶幾有以得公之實也

晉江張汝瑚夏鍾氏撰

宋文憲先生傳

温陵後學張汝瑚纂

公姓宋氏名濂字景濂浦江人先世家金華之潛溪里公以扁所居不忘本也父文昭母陳氏娠七月而誕爲元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六歲入小學日誦二千言九歲能詩同里張繼之奇公因囑公父當令從名師父遣業于聞人夢吉先生學春秋輙能淹貫同郡胡君翰致書謂舉子業不足學盍學古文辭乎會吳貞文公萊以古學主模範于白麟溪上公偕翰往從之遂傳極經籍暢爲著作粹如也時柳文肅公貫

黃文獻公溍天下大儒公皆執弟子禮二人亦交譽
公自是名大著亡何四方盜起遯東明山自號龍門
子授徒講讀越二十年不出元至正己丑薦爲編脩
尋以親老辭歸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及著
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明太祖渡江定浙東遣使
者樊觀以書幣徵公庚子春三月公詣建康太祖喜
迎之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盖指公及青田劉公基
麗水葉公琛龍泉章公溢也命坐咨時事聽經義置
禮賢館居之秋七月授提舉江南等處儒學冬十月
命授世子經公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慷慨開陳不

倦太祖深嘉之壬寅秋八月名講春秋左氏傳公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罸適中天下可定也巳而歸省賜白金文綺癸卯平江漢獻平江漢頌嘉瓜生於句容獻嘉瓜頌甲辰冬十月改起居注乙巳春正月召見端門與論黃石公三略公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畢具願陛下留意上嘗語賞賚公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庫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未幾病上數問起居因諭廷臣曰宋景濂誠篤無僞侍予五年猶一日今命歸山中療治疾愈速造朝國家

文翰庶有賴哉賚以金幣皇太子亦致贈有加公旣
歸致表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仁孝恭敬勤敏讀
書無懶惰無驕縱進修德業以副天下望太祖覽書
甚悅召太子諭以書意御札荅公侑之文綺蓋異數
也洪武二年詔徵公總脩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
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時編摩之士皆辟山林布
衣發凡舉例一稟于公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
成公之功居多云會剖符封功臣名公宿大本堂議
五等封爵公歷舉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裁之曰
此可法彼不可法討論至達旦時甘露屢降上問災

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于其仁上嘗言古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郎神仙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興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平乎三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令五年二月召爲禮部主事十二月陞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嗟乎公之忠誠彌久彌篤皇太子之敬禮始終不少衰讀書至切于政教及前代興亾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斂容嘉納一則曰師父再則曰師

父盖諭教若斯之隆也先是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眞德秀大學衍義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二月上御西廡賜各大臣坐令公講大學衍義所引司馬遷論黃老事公講畢復言曰人主能以義理養心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由作刑罰非所先也噫若公者豈非傳所稱陳善閉邪引君當道者乎七月陞侍講學士兼贊善大夫詔公集歷代奸臣事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祖訓纂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撰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爲序上之公侍上久多所陳冥靳

諒不務文飾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無他長徒
以文墨議論事上頓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
講治道甚條析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應制詠
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
善諫然未嘗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藁上嘗
問廷臣臧否公第言善者某某不及否者大書温樹
二字室中或問朝事指二字示之其愼密如此上嘗
强公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令侍臣咸賦醉學士歌
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
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

侍從爲開國文人之首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
太子選良馬賜公又爲良馬歌以賜時有上萬言疏
者上怒其迂衍欲加罪問群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
不敬此誣謗名公問對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
上復覽疏顧有足采者名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
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誤罪言者上嘗論
廷臣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若景濂事
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餙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
不謂君子人乎匪唯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賜
緡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二襲上曰朕最慎賞嘉卿

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壽幾何曰六十八歲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公辭歲請一朝是年九月入朝上延問公屢矣及至大喜日侍上盤旋禁籞便殿侍食日晏始退上歎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裔皆知卿名卿自愛歲暮辭還既行數日上問公子璲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若曩時璲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何以形之夢寐日本使奉勑請文獻百金卻不受上問公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屬國金非所以崇國體十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行至夔州卒年七

十三歲時洪武辛酉五月二十日也塋葬之蓮花池歲久荒壞咸化間四川巡按孫仁聞而憫之適蜀府承奉宋昌新作問域費白金千兩孫公向昌求塋公昌郎許之獻王向置祀田均義舉也故公墳今在成都府東門外云昔德中追謚文憲

明五大家姓氏

宋 諱濂字景濂號濂溪金華人由徵聘官翰林學士諡文憲

方 諱孝孺字希直寧海人由薦辟官翰林侍講學者稱為正學先生

王 諱愼中字道思號遵巖晉江人嘉靖丙戌進士官參政

唐 諱順之字應德號荊川武進人嘉靖

巳丑會元官大中丞謚襄文

歸諱有光字熙甫號震川崑山人隆慶

乙丑進士官太僕

王華川李西涯王陽明三先生集即出

宋文憲先生集選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序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序

卷之六

傳

卷之七

記

卷之八

雜著

論

議

說

解

文

題

跋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墓誌銘

墓碣

神道碑

碑

宋文憲公集卷之一

金華宋　濂景濂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賦

奉制撰蟠桃核賦有序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臣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核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旣奉

旨撰賦垂誡方來臣濂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核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傅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鳧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丹陛以獻初則極

其形容終則一歸於正其詞曰、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叶仁獸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卵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僊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形庭秋迥銀燭未掩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聘瑤池而神娉忽王母兮遙臨托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葱蘢覿芳姿之妍靚於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兮襲人縹袂舉兮高騫紫雲之輜軿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燃乃啓錦幪乃濯翠籩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

含腴以不乾。鸞刀割蜜。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仙。將懷核而種之。斷上林之寒烟。王母微笑。塵世易遷。黛花實之並見。歲屢閱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眞。覩滄海於桑田。彼窺鳥牖之小兒。尚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凝。籍五行之亭毒。賚六氣以流形。剖瓠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瓜之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璧之晶熒。俯貼金盤。巢蓮之龜。仰承玉露。常薦之栖。銳首聳兮尖岑。豐下橢吐火切狹長也兮。墜星衆皺。蹙背文之籀。一窪暈面色之頳。荷盤欲展。蚌甲未扃。藏仁之跡。猶在含肌之鏬。如

生菌肉好之隱約圍合線之交層龜鶴軒翥兮顯象寶章絢爛兮金明鳳卣鸞彝同藏眞於天府星形月晛挾灝氣於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惚恍難憑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橘類盜兮巴園棗如瓜兮漢庭恣燕齊之方士騁詭辨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才之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峙仙掌高擎望飆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窮冥苦白日之易短兮竟莫制於頹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刻宣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何殷鑒之不

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啓皇明○眞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卽龍虎之丹顯○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爲仁壽之域○儕兆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太和薰蒸○指佞人兮草生於庭○紀氣朔兮階秀蓂莢○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以革往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許曰○桃有核兮大逾掌○歷千齡兮多惚恍○慨靈仙兮勞夢思○誰見崑丘兮紫芝長○

眞人出兮海寓寧○禮樂爲冠兮仁義作纓○簫韶九成兮鳳凰鳴○青鳥不敢徠兮幻說清○千秋萬歲兮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已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殿爲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况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於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然濂年已邁。舊學皆廢忘。未

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夏鍾日蟠桃核奇矣然而幻也初極形容終歸於正詞人之賦麗以則其斯之謂歟

崆峒雪樵賦 有序

劉君宗弼、家于贛之空同山陽、學贍而文雄○嘗擢進士第○入教成均○出任浙江部使者之寄○聲光已赫然矣○君乃退然弗居○方以崆峒雪樵自號○其殆顯幽一致者歟○非賢而有德者葢弗能也○君間請濂賦其事○雕蟲篆刻之學○老且忘去○黽勉操觚○雖用賦體○而比物成義爲多○君之西

還或歌於清泉白石間山靈聞之未必不輾然
一笑也其辭曰
伊空同之扳起兮鎮嶠南之靈區翠旃繽其蕩空兮
播灝氣之甤綏章貢挾以比流兮盎土脉之滋腴穴
邃通於龍翕兮勢蟠亘於鬱孤信地維之奧宅兮爲
靈眞之所都則有白鵝羽人黃唐丹士闢玉爲房鑄
金成黍仰帝青之布帷撥赤霞而啓筲悼下土之坌
濁凌剛風以遥度惟彭城之僊子兮式爛柯之遺軌
謂靈奕之可觀兮意翩翩而遐舉褰翦鹿肥之花屨
約芝田之葢巾割湘雲之枝肇點彩鷴之尾傷胡麻

之未飯愛白石之堪煮踰洞眞之石扉借修月之寶斧期纇生之下臨兮庶綠文之可嗄于時玄冬届朔氣变水腹堅金莖高二鶴夜語獨烏晝韜莾大花之聚白合溟涬於空寥幻九清之秘景闢太素之神苞奪人目精兮若流水翻空而不定一白無定地兮如爛銀炫耀於霜皐瓊林玉樹疊潁聯條柯頓亡於春綠蘤巧綴於晴稍乃陟瑤磴乃依氷樾膚中寒而生鱗指屢僵而弗屈丁丁許許不遺餘力巳枯成朶方長不折玉屑隨聲而輕墮霜莖倚雲而初積束以九眞之赤藤附以千年之苓魄既逍遥而永歸忘蕉鹿

於今昔歌曰我采我樵兮大濛之野萬樹瓏璁兮玉光照夜孰能相從兮與霓旌而俱下於是築石竈繙金經養神火煉黃寧永生水虎之窟鉛出火龍之局液承太乙之珠璣運元華之精憑乾坤之卦券植鄞鄂之丹城逮伐毛而洗髓致陰爍而陽凝種芝於瓊玉之山折桂於廣寒之庭領衿佩於橋門集鵷鷺於主庭白簡霜飛繡衣春明近一山而持斧使九夏之生氷迺乘風而來歸兮於瀛洲之先登隔人間之風雨兮遽眞凡之異程至若西隣之子沈酣羶葷屏竊香曙笙火花春葆階舞楚銀舘歌秦黃塵迷南華之

夢○弊屣喤東郭之貧○樂鍾鼎之遺豔○厭烟霞之近醇
尚父釣渭○阿衡耕莘○或封齊於東海○或致君於華勛○
齊出處於一塗○旨變志於屈伸○世繽紛兮麗以新○蠟
代薪兮傷芳辰○翻海水以爲霖兮○曾莫濯夫游塵○轨
不化爲胡燕兮○依華榱之飛文○丹禽鳴夫空谷兮○亦
寥寥之一聞○彈樵歌之逸響兮○寄綠綺於秋旻○歌曰○
若有人兮○在蘭厓止○白虎爲使○陟崇巘止○皓鶴迴飆○
敷天葩止○虛白內朗○絕纖瑕止○仁斧義戕○龍鏘鳴止○
鷄膏匪施○痂弗形止○翦彼薪槱○扶松栢止○養賢大鼎○
熟以烹止○天下爲公○大道行止○遡風屹立○思盈盈止○

夏鍾曰敘次歷代律瞭如指掌而篇
目一準之於唐文氣古穆典誥之體

頌

平江漢頌

天命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軍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大修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庖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群臣于庭而告之曰。友諒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

伺偵（恥慶切 候也）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上○尚弼予以成厥功○群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胄○禡（師祭也）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友諒大讋○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

分舟師爲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敵陣○呼聲動
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鍧○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
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
無際○巳丑、焚僞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敵
將張定邊素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
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筭○張中矢百餘而退○
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栅
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敵
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粮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
敵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

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士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

戰累日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無光山河為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三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為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

其詞曰天眷有德實為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旆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讎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螗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剔闔胡不然復

豕而陞○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
决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
罄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濱○皇秉巨鉞○以
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颷火奮激○旟旐揚揚○觲
漢江艘將將○矛戈洸洸○鎧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
切颷雄威所吞○已無荊湘○既與敵逢○大呼衝擊○藥騰爇
駭○星流火戟○虐燄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冡○不辨咫
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顚○欑梔湊
颿○笴東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敵䰟既禰○扶創而
逸○聚于湖奧○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

流掩薇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冐萬死以絕其
衝我師見之千艫如龍似兎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
時由辰逹酉僕姑矢名也一發殪此戎首貫睛及顱仆
若枯椰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遁相告言我誠不振我
革我顏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
降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
褱予衣汝飢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薜奏凱而旋騎
吹鬱摇形於樂歌節以鐲鐃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
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謠有
聲噴噴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筴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群策畫屈四方式之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即决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洎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況茲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與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夏鍾日鄱陽一戰開創首功頌與昌黎平淮頡頏矣

膏露頌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戊戌膏露降于乾清宮

後苑蒼穆之上皇帝勑中官。折示禁林諸臣。光、潤、如、酒凝結如珠昉白飴。甘彌布松柯。馨烈之氣。𣭟達左右。勃鬱淋漓。薰涵太穌。天休震動。中外嘆嗟。又明日丙子。上御外朝、左丞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群臣稱賀、上若曰、甘露之降、載在往諜、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朕惡足以致斯、卿等尚明爲朕言之、衆、知、政、事、臣、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淸。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呈瑞。陛下敬恭天地。輯和人民。故天不愛道。而嘉祥徵顯也。起、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衆庶驩豫。底于敉寧。神應

之臻職此故也翰林侍講學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今露降于松則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幣策告宗廟頒於史舘以永億萬年無疆之聞上情存撝皆推而不居言既已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士臣濂竊伏自念氐北有星名為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焉王者德各於上恩覃於下靈氣充牣秘貺斯甄此天人感應之常理也欽惟皇上輿自臨濠匹馬渡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眷育滋不一而足彩霞成鳳鄉雲聚竊赤烏飛翔白兎俯伏瑞連並萃嘉木

孚文實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今又觀玆聖徵則其德洞淪寘功成不宰三瑞沓至于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之爲可徵者乎皇上以天縱之聖爾臻至治以得仁賢爲瑞以五風十雨爲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液夸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爲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絕之智卓冠百王爲法萬世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襄於桑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於下方凝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潛靈是錫誕啓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翕集厭厭浥浥紛紛客客匪躋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沖和氤氳以文我太平惟皇之聖貞符自應不卑而泳不高而邇茀祿之攸盛惟皇之明貞符爾承不歆而傾不汰而盈茀祿之攸寧休慶之卽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耀于千齡

夏鍾日引對精詳蒼然之色鏗然之聲

嘉瓜頌

皇明式于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效祥乃洪
武五年夏六月嘉瓜生於句容張觀之園雙實同蔕
圓如合璧奇姿分輝紺色交潤誠爲曠世之產壬寅
京尹臣遇林函以素匭圖其形于上移文儀曹請以
奏聞癸卯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上御武樓中書
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
史中丞臣寧翰林學士臣濂咸侍左右天顏怡愉重
瞳屢回良久乃言曰徵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
漢元和中嘉瓜生于郡國唐沐州亦獻嘉瓜禎祥之
應有自來矣陛下勵精圖治超漢軼唐故天錫之珍

符太平有象實見于茲上謙讓弗居然而靈貺之臻復不可不承乃詔內臣賓諸乾清宮翌日甲辰薦諸太廟臣濂退而思之夫瓜蓏力果切草實在地生之屬也其蔓遠引其葉阜蕃諸傳有之神瓜合形表緜緜之慶此固兆聖子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祉況瓜之所出本於回紇中國討而獲之故名為西方今皇上命大將軍統師西征甘肅西涼諸郡俱下而瓜沙已入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駢肩入貢天顯叶瑞其又不在於茲乎然而異畝同穎周公作歸禾之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植含滋發馨昭

宣。我神應。焜煌我王度。寧可啐於金於甘切帝極無聲默而遂
已乎。顧臣駑劣、不足以美盛德之形容。謹上其事。願
宣付史館以備實錄。復繫之以頌。頌曰、　乾道載清、
坤維用寧、保合太和、發為休禎、句容之墟、物無疵癘、
神瓜挺出。殊實同蔕。瓜孰非單。此合而生。二氣毓質。
雙星降精。家房均甘。氷圭競美。明月重輪。彷彿堪象。
豈無賓連。產於戶東叶。疇若茲瓜。協瑞聯祥。亦有華
平。張翠作蓋。疇若茲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蘿圖繇
廼。西域既柔。德冒八埏。群臣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
彰。天子萬壽。粵從啓運。靈貺疊甄。兩岐麥秀。合相方無

切花萼足孕蓮剡此貞符近在輦轂王化自邇遠無不服帝曰吁哉朕猶慊然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物爲祥宜獻清廟自我先人積慶所召孰瑞不矜帝則弗居唯親是思我民之徒以實應天斯乃盛德小臣作頌以示罔極

夏鍾日典麗弘暢神采繽紛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讋萬邦咸臣用群臣奏臨濠爲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

無以嚴昏旦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裨治化侯之受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諭以天子明命卽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摶泥成範畫其銑角衡之度後弇爲良篆帶以方候其燥剛始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籤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漑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冶之神禮旣成槖籥咸興鼓動風氣炎光赫曦土貫霄漢絳液旣澄氣憤雲湧循竇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其釁隙以厭除不

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淪圓煒爗其容輝信技殫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構層臺副以簨簴聚千夫之力鉅絙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雷旋電奔震撼太虛遐邇聞者靡不聳愕會濂扈從青宮幸鳳陽親觀盛美侯遂請濂爲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爲黃鐘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寖失古法十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大鐘則[illegible]

明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導天地孚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於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濂待罪國史以文辭爲職業義當發揚蹈厲以鳴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帝濬哲法天之烈大鏞斯揭元氣噴洩聸于濠梁眞龍飛翔乘陰御陽跳躍入荒神物倏起是爲帝里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而豐往來憧憧節之以鏞罔敢弗恭乃飭鳧氏乃具爐錘乃烹乃鬻化金爲水赤氣夜明如日之昇流亟而頹人實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鈕

不語。輪圓順軌。既啓其型。敢愛斯牲。塗釁禮成。榮光如星。千夫齊力。臺搆懸植。交扛孔奭。載考載擊。宅兮囷囷。觸兮賁賁。摩乾盪坤。以警昕昏。發攄靈氣。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攸遂。博碩而麗。聲與天通。拓美集祥。熏于家邦。惟皇建極。福之敷錫。制器有赫。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鐘實爲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于衆。是傳是誦。

夏鍾曰左徙蒼蔚雕鏤字句悉屬匠心

擬晉武帝武功頌

惟咸寧五年冬十有一月、皇帝將舉兵徂征。乃集多

士于庭而訓之曰○惟皇天孚佑有晉俾克君臨萬方○爾萬方有衆○罔敢有肆厥志○朕猶夙夜祇懼若將墜于深淵○唯恐一夫不獲○以越前王彝憲○商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朕曷敢荒寧○今孫氏皓舍我民弗靖○唯酒暨色淫酗無厭○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殫極工藝○肆厥威如虎狼○群臣有正視者○輙殺無赦○人怨神怒○皓有耳○若罔聞知○則亦弗畏天降威○命上帝震怒○集厥命于朕躬○不敢不正○敢用吉玉宣璧○昭告于上天神后○帥爾有衆○底天之罰○爾伸○爾爲王子○國之休戚○與爾同之○爾督徐州諸軍○

以出涂中○爾渾○戮力王室○簡在朕心○爾督揚州諸軍以出大江之西○爾預○夙以嘉謨告朕○朕極不忘○爾尚克踐前言○以成厥勳○荆州諸軍○爾其督之以出江陵○爾濬○爾作大艦○欲有事於皓○多歷年所○今維其時○非爾弗克終厥圖○益梁、諸軍○爾其監之以下巴蜀○爾彬○帥其部曲以從○爾奮爾戎○世號忠貞○各將爾師○以出夏口○以出武昌○爾克○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爾濟副之○嗚呼○爾有衆○修乃干戈○峙乃糗糧○齊乃士伍○勿喪厥紀律○惟爾賢○往敷朕威靈○越厥君臣○宜執俘之○獻于太廟○勿大肆殺戮○惟爾賢○嗚呼○朕豈有

爰于皓土疆○閔我民罹辜○誕以爾多方○殄殲乃讎○爾尚兢兢懔保○若撫㲉雛○兵戎所指○弗使致厥傷○俾朕膏澤布於下民○時乃功○爾不聽朕言○朕則孥戮女○爾其念哉○太康九年春○安東將軍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龍驤將軍濬克西陵○鎮南大將軍預○遣將渡江○自進克江陵○沅湘以南諸郡○皆望風送印綬○預分兵益濬○建威將軍戎○遣將與濬合攻武昌○降之○三月○濬以舟師入石頭○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夏四月○賜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荊楊○除皓苛政○詔增克渾邑八千戶○

進渾爵爲公濬輔國大將軍○預戎皆封縣侯○諸將賞
賜有差○以伐皓之役○實始於鉅平侯祜○祜旣卒○策告
其廟○封其夫人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戸○復詔博士
臣某刻石紀功○昭示萬世子孫○以紹有晉無窮之基○
弗敢壞○頌曰○

煌煌有晉○寵綏下民○欲俾萬方○均圉
至仁○惟皓不恭○據彼海瀕○殘虐是逞○若火四焚○帝怒
斯赫○命將徂征○龍盾虎旗○照耀日星○士氣如虹○吞厥
南土○長江天塹○一朝飛渡○罔不震驚○流汗浹背○[illegible]伊
神武○自天而墜○帝命將臣○汝戒汝師○汝敵則劉○降宜
舍之○皓旣面縛○餘敢不釋○萬里雖遠○天威咫尺○青蓋

委蛇入于洛中。凤發其祥。昭此武功。皇華載遣。六轡耳耳。誕布陽和。以消陰曀。旋乾轉坤。六合一家。文恬武嬉。渾渾無涯。有功者賞。載盼載錫。赤芾桓圭。帝不之惜。惟帝神武。能屈羣策。拓開蠻荒。揭此日月。帝德流衍。頌聲斯播。授之樂師。以薦郊廟。

夏鍾日擬古作命將出師星羅碁布直如身履其地



表

進大明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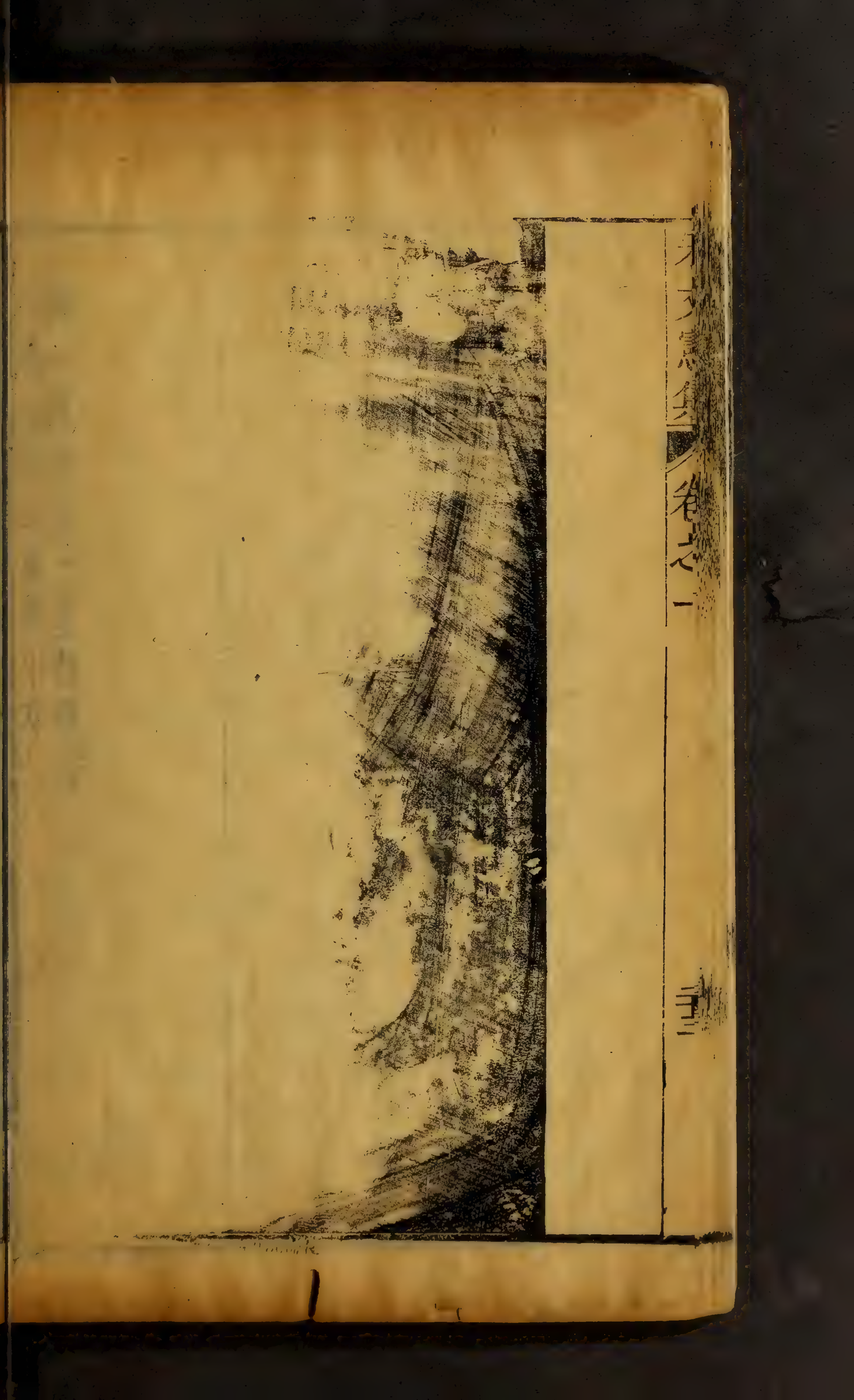
臣聞天生烝民。莫不有欲。欲動情勝。詭僞日滋。强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爲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沙礫而後食可飡。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爲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

○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爲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其訓迪羣臣○諄復數千言○獄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罪戾○法司奏讞○輙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粲中之沙礫○禾黍中之

稂莠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
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而
今又特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
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
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
定○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
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
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言辟以止辟
而民自不敢犯也○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
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奧旨○行見好生之

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戸婚。曰廐庫。曰擅典。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云謹俯伏闕廷、投進奉表以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

夏鍾日宦途炎熱中歌此
賦一闋何啻一帖清涼散



宋文憲集卷之二

金華宋　濂景濂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序

洪武聖政記序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于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具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日筭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皇上以布衣受天命葢與高帝同雖當開

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逍夫正天位朝萬國孳孳圖治恒若不足於是綱舉于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于郡府率皆設衛權一出於朝廷而爲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内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倖位絕矣冠服有别防範有體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才優前代[illegible]儀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宮壼之

法勵忠節之訓刻積歲之[illegible]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所未得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圮壞將及百年而天生大有爲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爲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爲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聖人之作也

萬物咸興欣覩焉。故凡金科之頒。玉條之列。著之於簡書。刻之於琬琰。傳之於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爲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僣踰、無任隕越之至、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正月甲子、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序、

夏鍾曰明太祖創制顯庸刱業日張漢唐開創之君不能逮不特得國之正已也此序極力敷揚雖

臣子之體然字字實
錄不得謂之貢諛

太古正音序

余少時則學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書布爪滌堙鬱而暢懣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趨其門余尤慕之以為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既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樂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預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論辨冷君閒抱琴為余鼓數曲余瞑目而

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焉而春煦寥寥乎悲鴻吟而鶴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砯砯乎水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實而田野耆耋乘車曳屣嬉遊笑語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爲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欲從而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乎余有感焉樂之爲敎也

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爲細哉後世古樂寖久寖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有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泠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之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爲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泠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泠君名某某郡人今爲協律郎

評夏鍾日中一段描寫琴聲歷歷如出紙上令人神往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

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具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於近世凡五十

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
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
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
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
文萬機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
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
爲通用者如東冬淸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
者如虞模麻遮之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
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
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僎修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

臣趙壎、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蕡、臣荅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爲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叅知政事臣陶凱、凡六謄稿、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爲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

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音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

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音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律悉復於古云

夏鍾日駁沈韻之繆當矣然學士家至今奉沈韻爲科律何哉

春秋屬辭序

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修之遂爲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爲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明魯

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爲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爲之註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唯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爲有徵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弊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柰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秘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蚤

受春秋於九江黃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爲本嘗語于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年是已凡一事中皆具二義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註備見魯史舊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立

爲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爲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暗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决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槩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爲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壘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論八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

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于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爲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絕倫之識不足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子常姓趙氏名汸子常字也歙休寧

人、工古文辭尤邃於諸經。雖疾病沉鬱之久。不忘著書。隱居東山。四方學子尊之。稱爲東山先生。子常別有春秋師說三卷、春秋左氏傳補註三卷、春秋習傳十五卷、與屬辭並行于世、前史官金華宋濂謹序、

夏鍾日有魯史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義例較然自在天壤中詳五變確甚亟登之使讀麟經者得以衷焉

理學纂言序

白孟子之歿。大道晦冥。世人擿埴而索塗者。千有餘載。天生濂洛關閩四夫子。始揭白日於中天。萬象森列。無不畢見。其功固偉矣。而集其大成者。唯考亭子

朱子而已四夫子之微辭精義朱子與呂成公旣已
纂成近思錄以六百二十二條彙分十又四篇朱子
之道無異於四夫子也其散見語言文辭者廣博淵
深若未易涯涘烏可以不成編是故覺軒蔡氏與三
嶼陳氏皆嘗采爲續錄以傳退軒熊氏患其去取不
同摭朱子諸書之至精者爲語要而於論學論事尤
詳虛谷方氏與熊氏同時則又以爲門人之所紀錄
不盡得其眞未若文辭出於親製而無可疑復於百
十卷中句抄節析爲四十類名之曰晦庵集鈔嗚呼
尊朱子之學者諸家亦可謂有其志矣然而傳於簡

者。既不足盡其真醇。病於繁者。又不能領其樞要。二者蓋胥失焉。烏傷朱君伯清、自幼至老。酷嗜朱子之書。每謂人曰。朱子之學。菽粟布帛也。天下一日不可無也。伯清既受薦爲國史編修、■簡■主知。特詔授經於楚王府。其見於辭章。資爲講說。皆以朱子爲宗。已而不俟引年。納祿而歸。寄迹浦陽江上。日取朱子書溫繹之。參陰陽鬼神之運行。驗心情性命之發舒。明白昭著。循環無窮。皆本乎道體之妙。所見端確。所得粹凝。於是即朱子精語。編成理學纂言一書。其凡例全倣近思錄。其所采語錄。雖雜以方言。唯恐失真。

片辭不敢移易。氣象或不類者。刪之。其於文集。則節取切而要者載焉。凡八千三百條。方之於諸家。疏通厥中。取而讀之。不翅親逢朱子在坐。而見門人難疑答問之盛。不知其身生於二百年之後也。伯清嘉惠後學之功。何其至歟。世之好著書者多矣。持一偏之見。操無根之學。肆口詆斥。恬不自愧。何嘗能窺朱子之藩籬。是皆獲罪於伯清者也。抑嘗聞孔子。天之孝子也。以其扶持天地。植立綱常。爲千萬世計也。朱子之志。實與孔子同。是亦孔子之孝子也。當今學者瀾倒波隨。一惟卑陋之歸。伯清能尊朱子之學而扶導

之豈非朱子之孝子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者伯清實有焉伯清名濂官至楚相府長史其父裕軒先生師事許文懿公公則上承朱子六傳之緒其家學淵源蓋有所自云

夏鍾曰孔子天之孝子朱子孔子之孝子朱子之學菽粟布帛天下不可一日無俱至精不易之論

革象新書序

革象新書者趙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爲緣督先生先生宋宗室之子習天官遁甲鈐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

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修肩方瞳索酒酣飲先生異而即之相與談玄者頗久且曰汝來何遲也於是出囊中九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先生問其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得之葢世傳杏林仙人云先生自是視世事若漠然不經意間往東海上獨居十年註周易數萬言時人無有知者唯傅文懿公立極畏敬之以爲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悉棄去乘青騾從以小蒼頭往來衢婺山水間人不見其有所齋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絕竟不知爲何術倦游而休泊然而亡遂葬於衢之龍游雞鳴山原有朱暉德明者龍游

人也○久從先生游得其星曆之學○因獲受是書○而暉亦以占天名家○暉既沒○其門人同里章濬、深懼泯滅無傳○亟正其舛訛○刻於文梓○而來徵濂爲之序○濂聞天官之說○歷代所步○必徵有弗同○葢欲隨時考驗○以合於天運而已○自唐涉宋○其法寖精○至元爲尤密○耶律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曆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以至兩曜五行○後先出沒○皆有以研窮之○而正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里相去之遠○立爲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曆○可謂無遺憾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

公假太史令郭公守敬復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徧參累代曆法重測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卽所定授時曆曆經曆議二書猶存可考證弗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二三大儒會其精神博其見聞備其儀像而後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值屋書有禁之時又獨處大江之南且無所謂觀天之器其所著書往往與諸公脗合而無間者雖絕倫之識有以致之誠以人心之理本同故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也抑余聞西域遠在萬里之外元既取其國有札馬魯丁者獻萬年曆其測候之法

但用十二宮而分爲三百六十度。至於二十八宿次舍之說。皆若所不聞。及推日月之薄蝕。頗與中國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內外。凡圓顱方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事爲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於兵燼。所著兵家書暨神仙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當與曆經並行無疑。濂故特序先生之事於篇首。俾讀者知先生之學。通乎天人。庶幾相與護其傳焉。

夏鍾曰道昔先生異人其曆書傳授亦異也夫耶律楚材之於曆精矣而西域萬年曆測候法較簡而與中國合何也然則六合以外豈盡可存而不論乎

篆韻集鈔序

昔漢許愼氏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隨其偏傍。分爲五百四十部。其文則九千三百五十有三焉。南唐徐內史鍇。苦其偏傍奧窔。不可悉知。而欲便於披閱。乃以切韻譜其四聲。名曰說文韻譜。篆之有韻。蓋自內史始。宋巽巖李燾。以韻譜局於四聲。則偏傍卒未易見。復依類篇分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而聯貫之。至合溪戴洞之出。用九類括說文之諸部與韻譜等書。各自名家。然互補益。而未有能集之者。鄱陽劉君爆幼承先訓。留意於篆學歷年之久。靡不貫通。於是用

韻譜爲宗○而其先後則分以五音○每字之下○又析以九類○先儒之說○有相發明者○輒具錄之○字義之未安者○必疏其是非○而申以已說○說文所引古文六經○其字與今所行本或不同○集爲一編○以附其後○共成若干卷○精密而不失於粗疎○嚴簡而不致於冗泛○其可傳世垂無疑者○夫自宓羲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至黃帝時○倉頡從而衍之○世相授受○文字孳育○周因建外史以掌其事○秦漢以來○官廢弗設○遂致訛繆失真○許氏竊愍之○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兼考之於賈逵○然後集爲說文之書○當是時去古猶

近遺文宜可徵故其說最有據依所謂部端五百餘字益倉頡篇云嗚呼向非許氏六書之學其不徵且絕邪李陽氷生於唐代去許氏則遠矣雖號宗其書輕肆臆說妄加排斥內史頗以爲恨作繫傳四十卷而反正之謂之傳者欲尊之如經也內史之後唯吳興道士張有尊之之意畧同許氏之學遂如金科玉條爲世之法程問嘗獲習其書美則美矣而重復闕逸尚多有之古籀二文亦疑呂忱參入其間今世之所存者未必皆許氏之舊然則繹之正之有賢者作不能不盡心於斯也雖然說文其至矣乎濂自來金

陵見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乃鄱陽周伯琦氏所造頗以許氏爲宗今又覩爆是書亦羽翼說文之學唯恐其不明何鄱陽之多賢邪周氏之所著已盛行爆之此篇士大夫多願觀之濂故爲序作者之意於篇首嗚呼契二儀之運該萬彙之理無過於六書博雅之士愼毋以爲小學而忽諸則善矣爆字彥正嘗爲嚴之建德令氣貌粹然有德君子也其於名物制度之學尤精云

夏鍾曰昔人以九品品書劉君以五音譜篆君予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苟于物亦將苟于道矣

重校漢隸字源序

隸之源何始乎曰秦皇時程邈減小篆爲之便於隸佐故名曰隸書然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皆鮮用之至東漢時賈魴以寫三蒼其法方大行勒諸碑碣者多紛紛隸書矣考洪适之所輯西京僅一二見東漢則不啻數百如是則謂之源於漢亦可也曰非漢也而秦亦非也按齊之胡公太公六世孫先秦皇四百餘年後有發其臨淄冢者棺上有文隱起字與漢隸正同由是而觀非秦也源於周也邈則推廣之耳雖然非周也曷爲知非周也使臨淄之棺不發孰不謂其必始於秦哉先秦皇四百年已

有隸書矣又焉知先胡公四百年果無之哉去古既遠人無由稽其詳爾濂竊意伏羲之畫八卦即字之本源倉頡衍而爲古文其五百四十言列於許慎說文每部之首蓋與篆籀似無大異此固篆籀之變因之而相生豈隸書獨有待於後世邪夏殷以來諸侯之國各有書其體制或殊或一或可辨或不可辨然亦不越乎六書甚若沿襲爲之而畧加變通者隸與篆籀雖微有不同疑其間出於古文之後各以其名爲家或自業之精者相傳爾不然許慎嘗病當世學者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其虛稱邪抑亦別有所

本邪濂皆不敢必其然也同姓宋君季子博學篤行
且留意於隸古之書所獲漢魏諸碑刻必夙夜潛玩
不知有寒暑其父友處士桂巍刑部王經勸之曰學
必有師無師雖勞弗工也季子乃三走鄱陽見伯誠
先生歐君復歐君憫其用志不分悉以作隸之法授
受焉凡陰陽向背性情逆順俱得其要領久之復往
龍虎山中質諸方壺翁從義翁益深於隸學者見季
子欣然接之語蟬聯不自休季子於是學大進遂以
善隸書知名當時先是宋儒有婁機彥發者檇李之
人也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字有數體

具列之號之曰漢隸字源季子頗病其未博研精覃思增多一千八十七字仍集師友微言作漢隸綱領一十四則別撰辨訛字類及連綿字畧又一千三百八十四字至若字有闕遺采班馬二家所用者補之目爲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二書各六卷合爲十二可傳於學者嗚呼金石諸刻歐陽修著爲集古錄十卷趙明誠倣集古而爲金石錄卷數則再倍之歐陽之未及者趙佰足焉至於洪适之出獨於隸學是攻其述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可謂富且侈矣然而見聞有限或未免於疏脫此婁氏字源亦不

可不作歟今觀季子之重校非惟有功彥發抑可以補洪氏之不及矣當今大明麗天正四海同文之時他日或援蔡邕故事立石經於太學門外舍季子將焉徵哉願季子善自愛也濂三復其書僭爲序其篇端嗜古之士必有以濂爲知言者季子以字行家於臨川爲詩文有法以道自守不爲外物所移禮部朱君夢炎極推重之謂無讓大雅君子云

夏鍾日人知隸書之源於秦而不知源於周也伏羲之畫倉頡之衍皆天地自然之文耳

曾助教文集序

臨川曾先生旦所爲文凡若干篇其門人巢類編成

書　而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
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爲文之著者何也
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
從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
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
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
賦載之於籍行之於當世其大本旣備而節文森然
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
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卽文而非法之[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

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爲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施之於朝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記表志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於性情接之於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已之情著之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

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吾先生淹貫羣經所謂三綱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加體索而擴充焉嘗以春秋遠貢于鄉科目既廢益寓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靜者久聲光燁然起士林中爭取而讀之藻火黼黻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驚迅一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相與論文甚驩其因其門人所請推原文之至者而爲之序著源委之真欲體用之兼舉也

夏鍾曰文不從靜養得來但按竹帛演習如傀儡登場無生機血脉老聃所謂芻狗莊生所謂倜甲也

徐教授文集序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感應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彛倫賴

之以敍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横捭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澁。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茸。厭厭

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為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也宜哉丕也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

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於方冊閒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幹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柰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

大章賦資絕倫自少學文卽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寘念慮於其間含積既久華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名入史館與修大明日曆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爲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當修日曆時予適爲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嘆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爲然去歲過武林獲觀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漫爲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傑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說爲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尚誇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辨也

夏鍾日道在天地道在聖賢道在六經真千古名言文章豈小道哉

白雲稾序

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爲之根嗚呼爲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濂循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彖象有韻者即詩之屬周頌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即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歟況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歟錯綜而推則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

指名也。蓋蒼然在上者天也。天不能言而聖人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實猶天然。日月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繫焉。覆焉。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苟欲強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尊之以爲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留意於辭章。先秦兩漢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眞。復取近正無疵者。聚而爲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冊。時出而諷詠之。已而嘆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功益倍於前時。

越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操觚書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彙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源乎。罔知其所窮。且其爲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粲然藻火之章矣。濂之有志爲文。不下於伯賢。古今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及游黃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爲根本。遷固二史爲波瀾。二史姑遲遲。盍先從事於經乎。濂取而溫繹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雖與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濂固不能窺見其髣髴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即立言。立言甚非易

也。自孟子以來。致力於是者。非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春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克。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拘學爲文哉。濂與伯賢又嘗共搨之可也。伯賢以白雲稿若干卷請余序、濂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壹以經爲本。而蹈襲近代以爲美者。其尚有所發也哉。伯賢名右、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春秋類編、三史鉤玄、秦漢文衡、深衣考、邾子世家傳、皆別行、

夏鍾曰以六經爲根本以遷固二史爲波瀾天下之至文也此公生平得力於黃文獻處

漢天師世家序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張眞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士傅同虛、徵濂序其首簡、濂聞古者名世諸臣○史官必爲序其世系○表以傳○所以敦本始○昭功伐也○況於神明之冑○理有不可得而闕者○今所輯世家○但始於畱文成侯○而其上則無聞焉○濂因據氏族羣書補之○復用史法○畧載其相承之緒○使一閱輙知大都○而其詳別見於左方云○序曰○

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

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鄉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巫君巫生趯趯生骼其孫曰抑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開地生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房漢太傅留文成侯居沛之豐邑生二子侍中辟彊及不疑不疑嗣侯生二子典高典生默默生太司馬金金生陽陵公乘千秋千秋字萬年生嵩嵩生五子壯讃彭駐述其後多以功烈著傳至於唐列爲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修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

人○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覺、覺生起、起○生桐栢眞人大順○大順生漢天師道陵○是爲立教之宗○其傳緒悠長○倍前望族之盛○論者弗察○見留侯再世○國除○即意其絕嗣○殊不知流裔南北○如斯之繁也○道陵○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曁長、博習群書○從學者千餘人○尋中直言極諫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修煉形之術○章帝以博士徵○不赴○和帝即位○名爲太博○封冀侯○亦不就○乃杖策遊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獲制命五嶽○攝召萬靈○及神虎秘文於璧魯源○俄往嵩山

石室得黄帝九鼎丹書及道旣成○聞巴蜀沴氣爲人
菑○銳意入蜀○初居陽平山○遷鶴鳴山○感玄元老君屢
受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立二十四治○增以
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爲之衰熄○如發醎泉破鬼
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復遷渠亭山○出三
五斬邪雌雄劒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衡使
世世相傳○乃乘雲上升○壽盇一百二十又三○云衡字
靈眞、有長材、詔徵黄門侍郎○辟隱居陽平山○誓以忠
孝導民○君子謂其有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衡生
京師魯、字公祺、盇纘前人之烈○以鬼道教人○自號師

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虎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者自首其過復設義倉置義米肉其中任人量腹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衆遂雄據漢中詔授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太祖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五子皆爲列侯女歸太祖子彭祖魯死謚原侯生盛宇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創三元日升壇授籙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見騎鶴遊空中啓冢驗之唯冠履留耳昭成生椒晉安帝名之不至

椒生囬囬生迴迴生符符生祥祥字麟伯隨洛陽尉能吐丹窴掌中光芒穿屋復吞之祥生通元歲大疫以標楂水中汲飲者咸愈通元生恒唐高宗問治國恒對曰能無爲則天下治矣上嘉之恒生光光生慈正慈正生士龍士龍忘玉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不動明日士龍笑而携去士龍生應韶應韶生頤頤生士元字仲艮瘠而多髯居應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遙見乘黑龍往來諸峰間士元生脩脩生諶諶生秉一字温甫目光如電夜能視物嘗負劒行山澤間叱一老樹雷即震裂之擊

死二巨蟒及小蛇餘百○秉一生善、善生季文、五代之季○受其籙文者頗衆○乃鑄鐵環劵數萬繼之○季文生正隨、宋太中祥符八年召至闕○賜號曰眞靜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號也○吏部尚書王欽若爲奏立授籙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虛白先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師○錫以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敦復、無子、從子葆眞先生景端嗣、景端亦無子、從翁虛靜先生繼先嗣、繼先字嘉聞、五歲不解言○聞雞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崇寧初解池鹽水溢○遣使者召見○書鐵符投之○怒

霆磔蛟死於水裔。一日隨上入寢殿。宮嬪競以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之。皆寓契其意。中舉一握。稽手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命禱雨。三日乃止。授太虛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即山中度地遷建上清觀。改爲上清正一宮。從其學道者恒數十百人。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觀。索筆寫詩。隱几而化。葦于龜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薩守堅遊青城山。相遇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赤舃一隻。令達嗣天師家。嗣天師大驚。使人啓龜山之窆。唯一舃存。繼先無嗣。以象中之孫時修嗣。時修

曰○繼先從子也○吾烏得後之○衆曰○法統所在○孰得而奸○乃從○時修生正應先生守眞○守眞在母胎歷十九月始產○龍陵有妖憑樹○詔劾之○一夜風雷拔去○後定濤江衝決○高宗賜以象簡寶劒○清靜陰符二經○守眞生景淵、景淵生慶仙、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折木葉擲之○俄波濤騰湧○有一老翁從中出○慶仙呵戒之而去○慶仙無子、從子觀妙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眞之曾孫、其祖伯瑀、父天麟、皆常主教事○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袁提刑甫請可大治之○殛死大白蛇○水遂平○尋又遇旱蝗○可大禜之○雨作而蝗殪○勅受提舉三山

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時當宋季○元世祖聞其神異○密遣間使訊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傳、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賫詔召之○賜玉冠玉圭○冠以靈應冲和眞人之號○仍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爲道士○宗演生與棣字國華、世祖時宣受體元弘道廣教眞人○賞賜優渥○竟卒于京師○與棣無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授大素凝神廣道大

眞人。大德二年、海鹽鹽官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下。與材投鐵符於水。符踊躍出者三。雷電晦冥。殲怪物魚首龜身其長丈餘。隄復故常五年冬無雪。上曰冬無雪。民間得毋有災害乎。與林爲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酒。曰卿能感神明。一至此耶。八年錄平潮功。加授正一教主兼主領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明州海隄崩。俾弟子持符往劾之。民夢有神塡海者。遂安。至大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玄、字嗣成、嗣成卒、

弟嗣德嗣嗣德卒其子正言嗣正言卒太玄之子正常嗣正常字仲紀即今天師國朝六覲京師洪武初制授正一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眞人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上復賜以褒文稱其瞳樞電轉法貌昂然人以爲榮葢歷代相傳以眼圓而鉅者爲玄應故上因及之云濂聞文成侯年少時學禮淮陽東謁蒼海君蒼海君先儒學士以爲海神是也後又見異人黃石公下邳圯上則其未達之際固已能交通於神明至其晩年名遂功成乃欲辟穀從赤松子游實其初志非曰托之以自逃也故其九傳至漢

天師感慕興起學輕舉延年之術祓除陰慝一以善道化民而嗣師系師繼之修其業而弗墜唯恐有人橫遭天閼者當漢之季天下雲擾唯巴漢之間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糧居者不扃關官府賴以成治如此者垂二十年其功之及物可謂侈矣宜其世有令人出俾至化奚翅古諸侯之國天之報施不亦彰明者哉或者專歸於名山神氣之結故能演迤盛大如斯其論亦淺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北在在有之其以功烈顯著者小則克法從大則至宰輔非不光明俊偉也曾未幾何降爲皂隸者有不免焉其視玄裔相

仍歷千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爲何如蓋必有其道矣嗣而興者尚知昜哉尚知昜哉

夏鍾日玹裔相傳歷千百年而未艾異哉道教之垂久一至此耶序次世系未復慼慨一番君然龍門筆法

法門筆六一至此聊序大世系未從風雨一齊去然蔣
直夏通日茲商相傳歷千百年而未艾異哉道哉之
奕嗣而興者尚知勸哉尚知勸哉
綿歷千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為何如蓋必有其道

金華宋　濂景濂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序

皇明雅頌序

皇明雅頌者、鄱陽劉仔肩之所集也。其曰雅頌者何。雅者、燕饗朝會之樂歌。頌則美盛德告成功於神明者也。今詩之體。與雅頌不同矣。猶襲其名者何。體不同也。而曰賦曰比曰興者。其有不同乎。同矣。而謂體不同者何。時有古今也。時有古今也。柰何。今不得爲古。猶古不能爲今也。今古雖不同。人情之發也。人聲

之宣也人文之成也則同而已矣然則曷爲謂之同江河沼沚有不同也水則同陵巒岡阜有不同也土則同人動乎物有不同也感則同趨其同而舍其異是之謂大同曷爲知其爲大同期歸於道焉爾歸於道焉爾者何世之治聲之和也聲之和也柰何天聲和于上地聲和于下人聲和于中則體信達順至矣體信達順其亦有應乎曰有三秀榮朱雀見龜龍出騶虞至嘉禾生何往而非應也應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有作爲雅頌被之弦歌薦之郊廟者矣是集之作其殆權輿者歟

夏鍾日今樂猶古六朝以後郊廟之歌儘有佳篇
文自遜以漢人爲不可及又安敢希聲雅頌乎

御賜甘露漿詩序

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時加巳、皇上御武樓之便閣、召御史中丞臣寧、太子贊善大夫臣濂、賜坐左右、上談嘉祥之應勅中貴人取所儲膏露於宮中饑盛以翠甖跪進上前皆玉潔珠圓世所未覩已而詔昇爨器至用金杓燎水二升火既勻水勢成濤上起自龍帳中親啓甖以投須臾融化與水爲一上取杓中瀉二內侍舉幕承之查滓已淨重漉以絳紗囊上飲一爵而分賜臣寧與臣濂焉且曰此天地至

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痾而衍遐齡○臣寧等跪飲○其味甘如飴而弗膩○其氣清於蘭而不豔○一入口間○神觀殊覺爽越○飄飄然欲御風而行○於是各奠爵於几○頓首于地而退○臣寧謂臣濂曰○唐之李白○召對金鑾殿○玄宗調羹以賜○方策尚載之以示後世○矧今聖天子○親挹天乳○以沃近侍○微臣○共享二氣禎祥○此玄黃覆持之恩○不可忘也○宜發爲聲詩○以彰君之賜○臣濂伏聞王者有德○上通于天○嘉氣協應○鴻美滋播○令甘露頻降○大和坱比○民物敉寧○洽于太康○是皆一人有慶○使臣庶永有攸賴○方將涵育靈澤○衣被上德○惟

思日孜孜以圖報爲事皇上不自滿假錫釐羣臣霑丐天漿上昭靈貺此與黃帝出馬腦甕甘露頒賜百僚之意同誠非玹宗之所擬也盛德所覃接肌藏髓曠世奇逢豈容喑默乃稽首再拜造詩一章以侈上之賜從而屬和者凡若干人錄成一卷傳示萬世子孫荷天之休至於無疆云

夏鍾日清芬之氣襲人

呂氏孝感詩序

天人之際難矣苟有以感之非難也天穹然而在上人藐然而在下勢絕而分殊豈易感哉然人之身天

之氣也人之性天之理也理與氣合以成形吾之身與天何異乎人或不察乎此而謬迷其天性始與天爲二矣能以誠感則天寧有不應之者乎是理也予觀於呂君爲尤信君諱某字信夫壽春人事親至孝而好黃老家養神之說及親歿三年之服終猶哀慕如初喪因卻酒肉弗御每旦滌豆籩具果蔬爇香籲天徼寘福於其親如是者數十年嘗汲井以行滌事將盛冬氷沍有金色魚者三入汲器中信夫異之持歸盛以陶缶寘香几上閭里人聞之相携來觀者充其庭皆揖信夫而稱言曰今茲大寒魚潛不見操網

罟者欲得一鱗不可致而信夫不求得之豈非天以
旌信夫之孝乎且夫金魚昔文臣貴者章服嘗用之
信夫子孫其有興者乎於是又皆揖而賀信夫却立
而拱曰吾子道之未盡安敢言孝苟以爲天之賜滋
不敢承乃致祭而投諸井中愈虔事天之禮又七年
而後卒既卒其鄉人呂山見之於上眞觀衣冠偉然
若神仙中人已而過問信夫則信夫死矣厥後其子
浙江鹽運使繼道以才德顯累官太常卿吏部尚書
轉僉北平按察司事以至于今階入三品黃金橫帶
爲時能臣由是其事傳于四方士大夫咸咏歌之而

嘆異之。嗟夫信夫以孝事親。誠格于天。而天。以。魚。旌。之。能養神而神全不散。死而人或見之。斯。二。者。乃。常。理。爾。又。奚。異。乎。今繼道之顯融固宜也。以魚數占之。顯者殆三人乎。繼道其一矣。在其子與其孫。固未已也。昔者卜序白華之詩。不特。曰。美。孝。子。而必稱美其潔。白。今其詩雖亡。而賴有序存。故不見其詩而知孝子之行。余竊取是義而具論其事。以序呂君孝感之詩。使觀者未見篇什。而可知其人。則。亦。卜。氏。之。意。然。天人之際。三百篇言之備矣。在作者之自取焉。

夏鍾曰論天人合一處極透闢末將奇事說得平常愈見肅德之妙

桃花澗修禊詩序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峰聳然而蒞蒨者○玹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乃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眞○將修禊事于澗濱○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諸賢士大夫○厥明日旣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沿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纍纍如魚貫○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傍多髯松○入天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濕翠間○睒睒欲然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小泓○泓上石

壇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埼四圍皆璚樹瑤林益清絕日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苕轇轕之赤紛綠駭日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泉冽甚宜飲鶴日飲鶴川自川導水為蛇行勢前出石壇下鏘鏘作環佩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日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斗折入澗底水滙為潭潭左列石為坐如半月其上危巖墻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真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

天鏡淨始悟爲泉曰飛雨洞洞傍皆山峭石冠其顛
邃夐幽邃宜仙人居曰藥珠巖遙望見之病登陟之
勞無往者還至石壇上各敷鞇席夾水而坐呼童拾
斷樵取壺中酒溫之實髹觴中觴有舟隨波沉浮鴈
行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時輕颷
東來觴盤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
行年最高者命列觚翰人皆賦詩二首即有不成罰
酒三巨觥衆欣然如約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霄
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
或按紙伏崖石下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搔首蹙頞

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羣聚蘭坡奪觚爭先或持卷授鄰坐者觀曲肱看雲而卧皆一一可画已而詩盡成杯行無筭迨罷歸日已在青松下又明日鄭君以茲游良驩集所賦詩而屬濂以序濂按韓詩內傳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之舊俗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昔也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修褉事豈或遺風尚有未泯者哉雖然無以是爲也爲吾黨者當追浴沂之風徵法舞雩之咏歎庶幾情與境適樂與道俱而無愧於孔氏之徒無

愧於孔氏之徒然後無愧於七尺之軀矣可不勗哉濂既爲序其游歷之勝而復申以規箴如此他若晉人蘭亭之集多尚淸虛亦無取焉鄭君名鉉彥眞字也

夏鍾曰序末忽出正論不病其腐前幅寫景殊佳

劉兵部詩集序

詩緣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體製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

友艮矣。非雕肝琢膂。宵咏朝吟。不能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備。然、後、可、以、言、詩、矣。蓋不得助於清暉者。其情沉而鬱。業之不專者。其辭蕪以龐。無所授受者。其制濫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卑以陋。受質蹇鈍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嘗、有、出、於、五、者、之、外、也。濂於職方郎中劉君之詩、其殆無所愧矣。夫劉君名崧、字子高、故爲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舉進士、而

其志之所嗜尤在於詩況劉君天分甚高自爲童子
時輙有驚人之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自詩騷下從
魏晉以來迄于唐宋凡數十百家皆鑽研考覈窮其
所以言用功既深精神叅會絕無古今之間已而曰
此固可矣然猶未也乃束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石周
滇楊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
皆驚異之相與楊權風雅夙夜孜孜或忘寢食反徵
之於古瞭然白黑分矣已而又曰此固善矣然猶未
也復痛自策督日賦一篇雖沍寒之折膠熾暑之流
金劉君擁鼻鼓膝時作嗚嗚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

之間卷軸盈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具布襪行纏臨釣臺上三顧山陟虎鼻峰眺龍門或竟日宴搜或終月忘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境有奇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襟宇向廣終若未能舒暢厥志復度庾嶺勺曲江覧韶石過淸遠峽登越王之臺斟酌流泉游石室歷觀海北名山再涉鯨波覽瓊臺雙泉之勝而還劉君之詩於是乎大昌矣濂幸獲讀之凌厲頓迅鼓行無前所謂緩急豐約隱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

實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嗚呼前千年而往者吾以知其人矣後千年而與者孰敢謂無其人乎苟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於遠乎世無劉君五美之具而徒誘詩爲易易者其果可信乎濂也以繆悠之資玩時愒日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濟勝之具雖於諸家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有負師友多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濂雖不善詩其知詩決不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一言之使郊愈復生當不易吾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亦十之七八耳

今其門人蕭翀所編者凡若干卷翀字鵬舉亦嗜於詩葢得劉君之傳者也

夏鍾曰昔有語先輩者云公於古文不少讓而詩不類唐遂終身不復作詩吁詩葢難言矣哉

林伯恭詩集序

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葢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霆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獄融峙而物變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沉冥發舒皆一

氣貫通使然必有穎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籍是氣之靈彼局乎一才滯乎一藝雖欲踶騁橫騖以追于古人前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低幾何不墮於鄙陋之歸此濂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闈實冠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內自時厥後學益加修遂躍至正甲午進士第歷任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壬畏懾時出奇計剪三逆豎如烹狐兎則其所養之克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沉鬱頓

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鍾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間呈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爲之震眩濂前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邪豈非然邪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氣克言雄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聯隻字間眞若蒼蠅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爲清新者競摹倣之濂每謂人曰誤江南學子者此詩也聞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知豪傑之士自有其人也

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伯恭名温、姓林氏、温之永嘉人、

夏鍾曰識得氣充言雄四字可以作詩可以讀詩

劉母賢行詩集序

劉賢母王氏、諱某、太原崞人也、年十八、歸處士仲安、踰再期、生一子溥、又八年、處士君殁、賢母自誓曰○吾聞貞婦不二夫○生爲劉家婦○死爲劉家鬼○無子當爾○況有子者乎○確守其志○堅如鐵石○家素貧○逮、處士、卒、貧益甚○治絲枲自給○衣僅蔽身○日唯一食○艱瘁不可言○處之恒裕如也○里豪武氏子、知賢母貧、或可撼、使

猾娼誘而且脅、賢母痛詈斥之。終不移所守。親督溥。從。鄉貢進士趙惟賢、國子助敎張傳霖遊。師若友。有益溥者。賢母遇之厚。不以貧而廢禮。溥後以文行聞。卒爲名士。賢母性儼恪。有烈丈夫風。未嘗輕於笑語。契家子姓見之。趨敬畏下拜。人因號爲鐵面夫人云。里婦有淫行、招搖行市中、賢母知其所從來。以所曳杖擊之。婦哭訴於夫。夫曰、劉夫人何故撻爾耶。慚服不敢言。有姑適賈氏、老而喪明、其子某、每怫其意、姑必泣告賢母。賢母造門而諭之。輙踰垣避去。某處士中外弟也。亦嚴憚之如此。他蓋可知也。年七十餘、而

袁當時南北名士大夫咸作詩文以美之、命曰賢行詩集云。嗚呼、詩者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感事觸物必形之於言。有不能自已也。昔者衞共伯早死、其妻共姜、賦栢舟以自誓、一則曰之死矢靡他。二則曰之死矢靡慝。至今讀者爲之感激奮勵。豈非有繫彝倫之重者乎今也賢母之志與共姜同雖不自賦詩而世之士大夫推其意而代之言此葢出於民之性而先王之澤也。是宜刻梓傳世以爲人婦者之勸雖然、詩人之吟咏夥矣。類多烟霞月露之章草木蟲魚之句。作之無所益。不作不爲欠也。華編巨冊、摹印而行

者比比有之其視賢母之詩有補名敎者爲何如哉知道之士必有擇焉

夏鍾曰鐵面夫人之名使可以壽于古矣當時朝廷不加旌表亦是缺事

剡源集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辭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果以剡原集二

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盡覽焉因作而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矣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諧以爲體偶儷以爲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隱括聲律孳孳爲譁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麤雜糅而略繩墨慕古與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讀欲矯弊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爲乏一人障其狂瀾邪復念豪傑之士何代

云無第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巒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謂豪傑之士邪葢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府及還臨安敎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爲元執政者薦之起爲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初先生既擢第闕宋季辭章之陋即濯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

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歿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來爲國子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辭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荊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爲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謂乎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

後學宋濂謹序

一夏鍾日戴先生稱東南文章大家乃沒僅六十年遂罕有知其名字者以此歎古今文章湮沒不少

張侍講翠屏集序

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先生長濂凡九歲、濂初濡毫學文、先生已擢進士第、列官州邑、及其致成均、入詞垣、先生之文益散落四方、濂得觀之、未嘗不歛衽而以不能識面爲慊、去年春、始獲與先生會于建業、各出所爲舊稾、相與劇談、至夜分弗之倦、且曰、吾生平甚不服人、觀子之文、殆將心醉也、濂竊以謂先生素長者、特假夫褒美之辭、以相激昂爾、非誠然也、

曾未幾何先生使安南道次大江之西特造序文一首以寄其稱獎則尤甚於前日者濂讀而疑之酸鹹之嗜偶與先生同故先生云然非濂之文果有過於人人也方將與先生細論而九原不可作矣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文之難言久矣周秦以前固無庸議下此唯漢爲近古至於東都則漸趨於綺靡而晉宋齊梁之間俳諧骪骳歲益月增其弊也爲滋甚至唐韓愈氏始斥而返之韓氏之文非唐之文也周秦西漢之文也韓氏之文固佳獨不能行於當時逮宋歐陽修氏始效而法之歐陽氏之文非宋之文也

周秦西漢之文也歐陽氏同時而作者有曾鞏氏有王安石氏皆以古文辭倡明斯道蓋不下歐陽氏者也歐陽氏之文如澄湖萬頃波濤不興魚鼈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曾氏之文如姬孔之徒復生於今世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王氏之文如海外奇香風永齧蝕本質將盡獨眞液凝結斬然而猶存是三家者天下咸宗之有元號稱多士或出入其範圍而隳括其規模者輒取文名以故章甫逢掖之徒每驕人曰我之文學歐陽氏也學曾王氏也殊不知三君子者上取法于周于秦于漢也所以學歐陽

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纖以弱學曾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緩而弛學王氏而不至者其失也枯以瘠此非三君子之過也不善學之其流弊遂至於斯也文之信難言者一至于是乎濂與先生劇談時未嘗不撫卷而三歎柰何狂瀾既倒滔滔從之而無有如先生之所處者也不亦悲夫今觀先生之文非漢非秦周之書不讀用力之久超然有所悟入豐腴而不流於叢冗雄峭而不失於粗厲淸圓而不涉於浮巧委蛇而不病於細碎誠可謂一代之奇作矣先生雖亡其絢爛若星斗流峙如河嶽者固未始亡也信於今而垂

於後者豈不有在乎如濂不敏童而習之顛毛種種猶不得其門而入凡先生之稱奬者皆濂之所甚愧者也先生之子煜乃持翠屏集來徵爲之序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謾舉先生相與論文者書之於篇端庶幾讀先生之文者亦將知其用意之所在也夫詩若干卷文若干卷春秋經說若干卷不在集中先生諱以寧字志道姓張氏福之古田人泰定丁卯進士仕至翰林侍講學士云

夏鍾曰王李早言唐宋後學遂以爲口實讀此當爽然自失

馬先生歲遷集序

士之生斯世也。其有蘊於中者。必因物以發。譬猶雲旣滃。而靈雨不得不降。氣旣至。而蟄雷不得不鳴。雖其所發有窮達之殊。而所以導宣其堙鬱。洗濯其光精者。則一而已矣。是故、達而在上、其發之也。居廟朝。則施於政事。謀軍旅。則行於甲兵。嚴上下。和神人。則見於禮樂。交隣國。則布於辭命。或、窮、而、在、下、屈勢與位。不能與是數者之間。則其情抑遏而無所暢。方、壹、假、詩、以、洩、之。詩愈多。則其人之愈窮也。可知矣。此濂於嚴陵馬先生之詩。爲之深悲而不能自已者也。先生諱瑩、字仲珍、建德縣新亭鄉人、其七世從祖大同、

官至禮部尚書族故盛矣先生自幼喜屬文而才氣倜儻思欲以功業自見京師遠在數千里外而無有薦於上者會延祐行科目取士之法先生以春秋禮記舉皆不利先生歎曰非吾才不如今人人多褎章服而吾猶被布韋其命也夫於是悉發之於詩凡身之所歷山容水邑民情物態莫不模寫靡遺當其良朋勝友之集輒相率酣觴賦詩頃刻百餘言落筆弗能自休雖不規規然騁工巧於片辭之間而其音節之鏗鍧言辭之俊逸如揚颿大江風利棹勁一瀉百里而畧無留難之意世之人咸以此稱之而不知先

生之窮至是爲已甚矣逮於晩年其志益孤乃倣柳柳州製鐃歌鼓吹曲十二章將上之朝又不果因復自放於重山密林中時命客取琴鼓一再行或吹洞簫倚歌而和之以釋其窮悴無聊之悲不幸年五十五竟齋志以歿先生歿後三十二年其子鈞懼其遺文將遂泯滅以歲遷集四十卷者俾濂爲之序將圖入梓以傳濂生也後恨不獲拜先生於牀下而獨得窺其詩文又恨先生所蘊於其中者不及顯融以見於功業而徒爲古窮人之辭卒以棲遲至於老死豈非所謂命也夫昔者梅都官工於詩累舉進士輒抑

於有司其窮困亦甚矣後數百年都官之名山峙而川流設使都官得行其志於當時其詩未必如此之工而其名亦未必如此之盛是天欲窮之乃所以達之也先生之事與都官正類其身雖窮而其詩之能達蓋無疑者濂又何必深為之悲先生別有雜古文十二卷應科困天集若干卷唐五百家詩選五卷宋南渡諸家詩選一卷講義讀書記各二卷不在集中

夏鍾曰紆餘委備
歐陽永叔之文

東軒集序

東軒集者天台方君明敏之所作也明敏仕於元嘗

參知政事於江浙行中書襟韻瀟灑而氣岸偉如發於聲詩往往出人意表其弟明則繕鈔成帙同予學子桂慎請予評之予曰古詩俊逸超群如王子晉鶴背吹笙隨風抑揚聲在雲外律詩清麗婉切譬猶長安少年飲酒百華場中鶯歌蝶拍春風煦然撲人終日傳盃而醉色不起詩人之趣至是亦可謂之不凡矣明則曰請爲之序以傳何如余曰寶劍薶於豐城而紫氣上浮於天倚蘭生於幽谷而秋聲播于九衢詩佳矣不必藉序以傳也曰此固然矣願卒一言之曰詩之古者莫三百篇若也篇首各有小序所以序

作者之意而非後世通爲之序也漢魏以降作者鮮自白其意讀之者不能知乃私自臆度此爲某事而發此爲某時而嘆使若人不死卽而叩之恐其未必爾也故予嘗有言作詩必自序非他人之可與聞此言似不可忽也曰固哉吾子之爲詩也可以序可以無序序之將何傷焉余無以辭因取所評者書之於首簡云明敏於書無所不讀最善談名理與人交煦煦有恩意君子賢之其所長者不特能詩而已也

夏鍾曰作詩序詩者讀此俱增一解

詹學士文集序

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辭賦稱若江夏詹先生同文其一也葢同文襟韻瀟灑濟以宏博之學故體物瀏浣鏗鏗作金石聲及歸我熙朝遂以文鳴一時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來求者同文振衣而起提筆四顧文氣絪縕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色觀者從傍鼓譟且謂萬言倚馬可待者將無大相遠自是有問奇俊士僉曰同文同文云乎與同文交且久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驚後屢見之竊自嘆賦才暗劣規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轍轍不敢奮迅吐一奇崛語雖見諸簡牘者近一二千篇奄奄

如無氣人作文固當如是耶去年之秋京畿試鄉貢士今年南宮試天下士同文皆持文衡區區亦與聞末議見同文考五經卷朗讀數行輒援觚書云云書已復讀又書云云予視之析理精緻如漢廷老吏議法是非重輕卒不可掩人以文辭稱同文固未見其衡氣機如同文者其何可及邪其何可及邪韓退之稱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少陵之作頓挫沉鬱高不可攀深不可探謫仙之辭飄飄然游戲璇霄丹臺吹鸞笙而食紫霞絕去人間塵土思此無他精華發爲光耀縱横交貫不自知其所止退之之言當不誣同文之

能致是者豈無其故哉。然予聞太史公周覽名山川。故作史記。肆肆有奇氣。同文他日西還。予將相隨泛洞庭。浮沅湘。登大別九疑之山。吸風吐雲。一洗胸中穢濁。使虛極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尾同文之後。萃靈鳳之彩毛。擷天葩之奇馨。或者當有可觀。同文果以爲何如邪。同文以天[illegible]集授予序。神思搖蕩。急展牘書之。懼其變空飛去。是爲序。

夏鍾曰描寫詹學士才氣滔滔汩汩淋漓痛快不減頰上三毛

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畧何如耳。

濂謂去病眞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雜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覆也難哉○爲文何以異此○古之爲文者○未嘗相師○鬱積于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爲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俶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不可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絺繪以爲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

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尊擬
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夌厲以震盪
人之耳目○譬猶敝帚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
弓部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
曉、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
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於文辭○精博而不龐雜○敷腴
而不苟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皇朝為
國子學正、近臣薦其才、擢國史院編修官、以贖辭歸、
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即
以平仲應詔○既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遣

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濂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制遲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爲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十世矣

夏鍾曰平仲之困所以成其至貴窮愁著書人讀之不覺神王矣

朱葵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

之煒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克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覩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

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
本於道故爾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强言之弊也聖
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
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
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
末莆田有朱先生文霆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
知之而其所爲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濬近以示
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强之言不言其所言
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
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

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予所撰墓銘故不著

夏鍾曰先生論文每衷諸道故非雕蟲篆刻所能及

吳濰州文集序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舍遷固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濂嘗諷二家書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電雷惚恍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濊澤各致餘妍固之文類法駕整隊黃麾後前萬馬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敢越尺寸嗚呼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冲之容可以

攬結雄毅之氣可以掇拾古語有云取法者宜上固當有潛心而願學者矣濂猶恨未見其人豈逸駕奔馳實不可攀歟抑法古逾遠聲光不可得而襲歟吾友吳履德基同郡人也自幼抱逸才一下筆閒飄飄有奇崛氣逮長日取二家書玩繹弗倦超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學司馬遷爾我知學班固爾諸子蓋不足多也濂頗異之疑之日後德基去丞南康令安化今將出守濰州與濂胥會南京持所製文一編且讀且譁曰我此文近遷固否濂見其勁硬如屈鐵奇峭如削懸崖澤媚山暉如蘊珠涵璧始而大驚

中而釋所疑終則益畏之而發不可企及之歎嗚呼善學遷固者世久罕聞今乃見其人哉雖然立言如六經此濂夙夜所不忘者德基尚朂之毋徒泥子西之言而自沮也

夏鍾曰主意在結束數語先輩不吝誨人類如此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序

才體也文其用也天下萬物有體斯有用也若稽厥初玹化流形品物昭著或洪或纖或崇或卑莫不因才之所受而自文焉非可勉強而致也姑就植者言之黃者白者青者紅者黑而澤者紫豔而腴者翠白

而細緑者五色交㮚變幻而不恒者一團於氣而弗可移也至於洛陽有花則絕類絕倫其植物中之至文者歟又以動者言之雙角而火鬣者兩羽而飛者炳朗而爛斑者介而紫暈者鱗而含金者衆彩錯布焜煌而難名者亦局乎氣而不能更也至於岐陽有鳳則超群拔萃其動物中之至文者歟非惟物也而人亦然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萬人之人有億兆人之人其賦受有不齊故其著見亦不一而足所謂億兆人之人聖人是也千萬人之人賢人是也百十人之人衆人是也衆人之文不足

論賢人之文則措之一鄉而準措之一國而準措之四海而準聖人之文則幹天地之心宰陰陽之權攬五行之精無鉅弗涵無微弗攝雷霆有時而藏而其文弗息也風雲有時而收而其文弗停也日月有時而蝕而其文弗晦也山崖有時而崩而其文弗變也其傳大偉碩有如此者而其運量則不越乎倫品之間蓋其所禀者盛故發之必弘所弖者周故該之必備嗚呼此豈非體大而用宏者歟或曰上帝降衷不以知愚而有偏若子之言不幾局囿乎氣而不遷者乎曰非是之謂也其性同其才或不同雖以七十子

之從聖人○其學各得其才之所近○況下此萬萬者乎○由是而觀、因才所受而自文者人與○動靜之物槩可見矣○濂之學文五十餘年、群書無不觀、萬理無不窮、碩師鉅儒無不親、自意可以造作者之域○譬諸登山○攀躋峻絕○不爲不力○而崇顚咫尺不能到也○此無他、受才之有限也○世固有卮匜者焉○有甕盎者焉○有沼沚者焉○有溪澗者焉○有湖江者焉○有濱渤者焉○水充其重則止○小固不能爲大○大亦不能爲小也○濂昔官禁林、四方以文來見者甚衆、晚閱見心復公之作、穠麗而演迤○整暇而森嚴○劍出鐃而珠走盤也○發爲聲

歌其清朗横逸絶無流俗塵土之思寘諸古人篇章中幾不可辨遐邇求者日接踵于門既得之不翅本難珊瑚之爲貴公卿大夫交譽其賢名聞九天皇上詔侍臣取而覽之特褒美弗置濂因謂當今方袍之士與逢掖之流鮮有過之者焉今來朝京師其徒曇鍠編類成書釐爲十卷宋徵濂爲之序嗚呼文者造化之英華古今之綸貫斷不可闕也有若公者拔于十百之中超然騫舉而慕賢者之閫奥其可傳遠無疑濂烏得不倡體用之說以諗同志哉有訕濂陷于一偏而不可爲訓者非知言者也不加功于文者也

是膠柱調瑟而弗知變通者也

夏鍾日先生晚而好佛所爲釋子序記碑記甚多余僅存其一二首如此







